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

宋大常博士徐自明著

哲宗元祐五年 庚午

二月庚戌文彥博罷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致仕 為守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河中興元尹充護國軍山西南道節度使致仕

制曰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留侯晚雖疆殮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

惟我耆舊歷事祖宗續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

地優佚不煩而丘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

高風 具官文彥博 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

之勲其在朝廷有崇璟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震  
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先皇愍勞以事旣許其  
歸越予訪落之年凜有涉淵之志起之旣老待以仰  
成出入五年始終全德進而論道日聞典訓之言倚  
以折衝卒靖邊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莫景以求  
安勤請屢聞誠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氏有  
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豈以簪紱之累久致形  
氣之勞貴極上公旣無復加之爵特界二節宜從近  
比之優仍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  
老之游於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眷几杖以俟復  
期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謀猷之告式燕且  
譽俾壽而康

彥博自元祐元年正月自守太師致仕除中書  
門下平章軍國重事至是年二月罷復致仕在  
位五年彥博凡三入相再入樞府旣老復以重  
事居位至是懇辭解政而有是命從優禮也又  
詔學士院彥博麻制內特不用守字以嘗正任  
太師也拜罷錄彥博自言自在嘉祐中封潞國公  
經今三十餘年爲是鄉國乞不改封從之彥博  
乞免冊禮詔允所請再乞免兩鎮節度使祇帶

河東一鎮致仕從之詔卽玉津園宴餞太師彥博宰臣呂大防三省樞密院監從官皆赴

三月丙寅朔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卒

瞻自元祐三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二

月卒在樞府二年哲宗為輟朝臨奠贈右銀青

光祿大夫遺表常數外特官二人謚懿簡

壬申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除

忠彥弟純彥妻知樞密院孫固女也各以親嫌

乞罷不許

同日蘇頌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右光祿大夫除

頌字子容學士紳之子也神考時知制誥前秀

州判官李定改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敏

求知制誥封還詞頭翌日敏求罷詞復下頌當

制奏定本原御史薦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大

臨亦封還頌大臨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

天下謂之三舍人御史中丞梁燾言伏見近除

韓忠彥同知樞密院蘇頌尚書左丞續有指揮

令忠彥立班在頌之下臣竊惑之以官制言則

同知樞密院在左右丞之下近例言之則同知

樞密院先入者在左右丞之上忠彥自合在左

續年錄 卷之十  
右丞上今既不依官制又不循近例仰惟聖意必以頌爲耆舊故特示此優禮忠彥雖是晚輩然進之在前頌雖是舊人然用之在後竊以朝廷尚爵宜正先後之次今既不以先後次之則是陛下特形輕重之意乞依近例以先後爲序况聞頌已曾辭遜亦足以成頌之美其從違未詳

四月甲辰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孫固卒

固自元祐三年四月除門下侍郎是年四月以知樞密院事卒再執政凡二年車駕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開府儀同三司賜神道碑額曰純

亮遺表恩澤例外更特與三人差遣大觀二年

三月初申孫固等四十五人欲與出黨籍奉聖旨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陸佃等四十二人並出籍四月敕孫固係神宗隨龍人特與出籍

十二月辛卯朔許將罷尚書右丞

爲中大夫資政殿學士知定州

將自元祐四年六月除尚書右丞至是年十二月罷執政踰一年先是將累表乞外御史中丞蘇轍累言將過失而將亦累表陳乞外任哲宗

批可特除資政殿學士轉一官知定州所命詞作自請均勞逸之意拜罷將乞赴興龍節上壽

仍乞綴寄祿官班更不赴坐詔立班在六部尚

書上餘依 長編

元祐六年 辛未

二月辛卯劉摯右僕射

自守門下侍郎太中大夫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王者以得人輔政為功宰相以代天理物為任

故三階色齊則風雨莫不次序百姓內附則陰陽以

之協和朕難其才久虛右揆登進賢輔孚告外廷官

劉摯受才清明涉道純粹知足以經天下之務學足以

究先王之言勤勞自為論議一致被遇先帝徧儀臺

閣之華陪輔朕躬參預鈞衡之任而能彌縫以藏其

用燮調不失其中故諏訪於師言俾秉持於大政坐

論西省進二文昌增衍爰田陪敦真賦於戲朕稽前

載之迹考名臣之心房杜以能斷善謀治効幾乎三

代姚宋以應變持正功業盛於一時勉舒爾猷允蹈

前美

同日蘇轍尚書右丞

自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自龍圖閣待制如開封府遷書樞密直學士除

轍字子由眉州眉山人父洵轍與兄軾同舉進

士又同策制舉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神宗

立二年轍以書言事會王安石初用以執政領

三司神宗以轍爲屬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極有理自此不復言青苗會河北轉運王廣廉言與安石合青苗法遂行哲宗立爲御史中丞自元祐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猶在近臣患之欲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轍奏疏極論謂此人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憤惟陛下斷自聖心

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宣仁后覽奏謂宰執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是年二月除尚書右丞轍尚書右丞命旣下而右司諫兼權給事中楊康國不書讀詔范祖禹書讀行下其後康國屢請罷康國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押闔無安靜理故亦類其爲人也比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上下其所爲文華麗浮侈淫陛下若悅蘇轍文學

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矣不報丁未韓琦留守北京辟巖叟為屬韓絳代琦復留巖叟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是年二月拜簽書樞密院事宣仁后諭曰知卿材故不次進用巖叟遜謝而進曰臣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小人既進則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不可不察

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罷右僕射

為觀文殿學士知鄆州

制曰用其言而顯其身所以崇君子之正直進以禮而退以義所以敦大臣之始終在國體之宜然實朕心之致慎惟吾宰弼薦貢曩封根干至誠躬乃自厚肆孚明命播告外廷具官劉摯淵源閎博而持之以易良厥隅靜方而迪之以柔則術足以熙千載之統謀足以詔萬世之微越予求助之初嘉乃盡規之節衆正是賴爾猷若多謂樊侯無吐茹之嫌資之補衮而傳說有朝夕之誨倚以濟川方雷拱以仰成亦幾康而相敕施德云茂歷年未暮亟辭揆叙之繁深服謙光



之益抗章弗已陳義甚高易退之風勉從厥志是用  
疏秘殿之華職付東維之巨藩式均賢勞茲示體貌  
在戲民人社稷無容中外之殊元首股肱固匪明良  
之異若斧藻其德毋金玉爾音乃心王家同底于治  
摯自元祐六年二月拜相至是年十一月罷入  
相不及一年言者論摯姦回險詐力引私黨為  
臣不忠父死在衡委而不葬為子不孝摯在是  
抗章辭位而有是命其後摯自作家廟記以辨  
當時之冤而劉安世為其集序云  
拜罷 錄 劉摯罷  
相麻制以從所乞為辭初麻制過門下給事中

朱光庭封還言摯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  
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  
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逐不辭御史中丞鄭  
雍言光庭朋黨乞正其罪殿中侍御史楊畏又  
言摯多朋黨必相救援願一切勿聽在是光庭  
與摯相繼俱罷光庭之封還麻制也呂大防嘗  
召光庭諭旨光庭不至故但以本官出知亳州  
八年三月光庭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初劉摯  
罷相光庭充給事中封還詔書坐是以本官至  
是復職編長先是御史中丞鄭雍言摯之子即王

鞏婿方鞏之不檢事體量未到遽堂

除密州實體量得

不加衝替纔罷其密州而已左正言虞策亦論

擊操心不公屈撓大法陰結黨與共圖其私乞

付其章於外 帝不肯會章惇諸子故與擊善

答書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鄭雍及御史楊畏得

之即釋其語上之曰休復出周易以俟休復

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又擊預交章

惇子弟為囊橐以與後福疏奏上始有逐擊意

矣是時王鞏既得罪擊方卧家自劾右丞蘇轍

以嘗薦鞏亦待罪簽書王巖叟以為擊轍俱正

人不可去上書留之時臺諫論鞏與邢恕別簡

反接見章惇子弟牢籠為後日之計於是上以

邢恕章惇之事語巖叟巖叟論其不然退又上

奏擊亦上奏自辨上終不悅擊又求外不已遂

罷政云丁未錄

辛丑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傳堯俞卒

堯俞 自元祐四年十一月除中書侍郎是年

十一月卒擊政凡二年太皇太后謂執政曰堯

俞清直人又曰金玉人也可惜不至宰相對曰

堯俞自仁宗時至今始終一節有德望真可為

朝廷惜上輟朝臨奠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憲  
簡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  
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  
勇而不猛尤為難矣時以雍之言為然 長編

元祐七年 壬申

五月丙午王巖叟罷簽書樞密院事

樞密直學士除  
端明殿學士知

鄭州

巖叟自元祐六年二月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五  
月罷在樞府踰一年先是有御史楊畏言巖叟  
天資至險疆懷徇情父子豫政貨賂公行監察

御史黃慶基言巖叟黷法徇私疆狼自用父荀  
龍子擴交通貨賄竊弄威福而巖叟遂稱疾章  
再上故有是命 拜罷錄 八年七月癸酉端明殿學

士左朝奉郎知河陽王巖叟卒贈左正議大夫  
紹聖四年五月上曰巖叟用心極可罪當時貶  
蔡確意不在確盖有傾搖之意布曰此必有言  
蔡確定策有功逐確則有廢立之意上又曰梁  
燾亦然十一月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  
曰王巖叟朱光庭輩兇慝日肆無所忌憚如光  
庭盡散河北斛斗先帝經營儲蓄一日而更尤

兇肆所言皆可恠至謂曾肇為姦臣之弟輔臣因歷數元祐言者議論過當而上怒程頤為甚遂有涪州編管之命

六月辛酉蘇頌右僕射

自守尚書左丞為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荷天地之貺繼祖宗之成上承文母之慈萬

機俾又下賴輔臣之正一德交修眷俊老之精忠合

外廷之公議延登相位敷告治朝

具官蘇頌粹資中和休

譽英特學富經邦

之道高華國之章浹萬事之周材宿

四朝之偉

聖遠初政歸

爾近班進服天官抑人才之阿黨

優游翰

苑還帝制

之坦明監擢寘於近司頗接聞於密論

雍容

雅正多開陳練達精明亦宜今而裁制維是深

識居

然遠

用躡陞右弼之崇兼摠西臺之重秩階增峻

勳爵蔭申衍爰田陪敦真食并見允文之慶尤為稽

古之榮於戲惟聖賢相遇之難以君臣得時為盛矧

惟成德協我至公如房喬之善建嘉謀遽啓唐風之

競如魏相之好觀故事終扶漢道之尊勉歧前修用

孚美業

同日蘇轍門下侍郎

自守尚書右丞遷中大夫除

韓忠彥知樞密院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范百祿中書侍郎

自翰林學士太中大夫除

梁壽尚書左丞

自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鄭雍尚書右丞

自太中大夫御史中丞除

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

自左朝議大夫室文殿待制權戶部尚書遷樞密直學士除

百祿字子功鎮之猶子也父錯為衛尉寺丞中

進士第又中制科壽字况之鄆州人父舊兵部

員外郎雍字公肅襄邑人舉進士甲科奉世字

仲馮袁州臨江人中書舍人攷之子○壽辭尚

書左丞願於舊臣耆德疎遠之地圖任老成揀

拔雋良庶使輔佐得人朝廷增重章累入上遣

中書趣拜壽內謝曰太皇太后曰盡出官家意

壽再三稱謝太皇太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要

卿等輔佐壽對曰臣不敢不盡忠如范純仁韓

維輦在外賢德尚多願陛下留意太皇太后曰比

來朝廷有何闕政壽對曰今聖政日新天下

安靜如邊防河患

內外議究

須博詢通習其事者按

利害為之如邊事須問西人河事須問河北人參

酌又上疏言范祖禹劉安世久在侍從宜置

諸左右使斷國事又言安壽將皆舊人可倚任

者一日議兩制差除執政異同不決呂大防顧

壽問誰可壽曰相公久居朝廷收養人材固多

宜自有人惟是不以愛憎牽於偏聽以朝廷得人爲已任此所望於公也大防曰苦乏材燾曰天下何常乏材但好人不肯自向前求進須朝廷識拔則有以來之立賢無方不患無人也大防曰須在識別分明燾曰公生明則識別自然明矣

長編

元祐八年 癸酉

三月癸未蘇頌罷右僕射

依前左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

制曰朕登賢輔弼所以圖幾康之功均逸燕閒所以盡始終之遇誕揚成命敷告治庭

具官蘇頌 蹈德冲和博

聞通貫樂處厚以敦薄善援古以證今法從宗工儒林祭酒踐更衆職夷險心先朝訓官居獨當於清問迓英進讀滋有益于多聞實應王人之求式觀賢業之効擢從政路進執事衡曾未期年屢求歸老嘉能遷而安退足戒得以興廢禮雖及於傳家忠未輕於去國是用躋華秘殿休養真宮腴厥茂恩適其高志於戲優游自裕卽解秉鈞之

勞闕失有聞毋忘補衮之素勉修茲義允篤于衷

頌自元祐七年八月拜相 至是年二月罷爲

相不及一年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旣復

監司更赦除知蘇州頌以謂非允論於簾前同  
 列有曰賈易姦邪頌曰易為御史不避權要號  
 為敢言且嘗論今執政之臣未見其姦邪之迹  
 今自監司為州則是更赦反下遷眾欲加貼職  
 頌亦以為未可有旨再議會左相呂大防在告  
 議未決而御史楊畏來之邵即言頌稽留詔命  
 頌乃上章待罪固辭老疾故有是命拜罷三月  
 壬午詔右僕射蘇頌累上表引年乞解機政可  
 依所請特除觀文殿學士充集禧觀使初進  
 呈臺章論頌稽留制書尚書左丞梁燾曰頌為

宰相理會差除可謂稱任矣况論差除執政皆  
 得可否為相復不得論本省事乎臺章又以頌  
 子為大常博士同舍多有遷擢燾曰差除皆宰  
 執合議方敢將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罷議  
 非頌敢專也至如父子家庭間語外人豈得知  
 之若臆度猜疑即誣告巧飾何所不至此不可  
 不察頌既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宮祠使君燾又爭曰  
頌罷之非宜願爾官察言者之妄留頌以遏傾搖之風朝  
 廷輒罷宰相事體極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頌不肯  
 任燾曰若用自請即職名非故事不可降職處外

以宗疎遠頌得以大學士留京師長編乙未蘇頌稱

感寒進望許上封章俾還間里詔不允除大朝會

外仍特免朝會七月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

使蘇頌再表乞致仕詔不允其後又力請老乃

以頌知揚州頌又乞致仕又不允紹聖四年九月觀文殿大學

士左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蘇頌上表乞致仕

詔頌為太子少師依舊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建

中靖國元年太子太保致仕蘇頌卒鄒浩狀其

行

辛卯范百祿罷中書侍郎為太中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百祿自元祐七年五月除中書侍郎是年三月

罷執政凡一年先是右僕射蘇頌以稽留詔書

罷政御史黃慶基三疏論百祿實位中書豈有

同罪異罰之理百祿援引親黨與蘇軾蘇轍結

為朋比牢不可破以呂陶為右史岑象求為諸

王府說書皆川人也以至久待闕而奪與他人

方劾治而遽加進用徇私害政望賜罷絀遂有

是命拜罷錄先是蘇頌既以爭論牽復賈易罷相

而百祿以同省待罪請外不許其時侍御史楊

畏監察御史黃慶基來之邵亦攻百祿時百祿



已再請外又不許乃即露章自言奏入遂罷初  
罷百祿不除職尚書左丞梁爭之乃除資政殿  
學士知河中府紹聖元年閏四月壬申資政殿學  
士太中大夫新知河南府范百祿卒 上

為輟朝賻錢五十萬贈銀青光祿大夫

六月戊午梁燾罷尚書左丞 罷同體泉觀使

燾以元祐七年六月除尚書左丞是年六月罷  
執政凡一年 燾力求罷免而有是命故事宮  
觀使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之名燾以特置使  
名恩禮優重官制以來未有前比所不敢當願

得便郡以就安養章四上改知潁昌府云 拜罷

先是燾以疾求醫有詔與在京宮觀使以故事

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之名以寵之燾初以

議邊事不合即屬疾求罷章屢上皆遣內侍封

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密訪人材燾曰信任

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才之可用者非臣敢當

也使者再至乃具奏曰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

人無且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

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既授資政

殿學士同體泉觀使又四上章求補外尋出知

穎昌臨行遣內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

相范純仁矣

長編

七月丙子朔范純仁右僕射

自觀文殿學士除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

制曰朕嗣宅丕后若昔大猷勞控求賢職在論相眷

言舊德還位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

具官范秉心純仁

直諒履道坦夷寬閔出於天資忠義本於家學始終

一節出入四朝向解鈞衡久臨藩屏介圭修覲喜見

儀刑公衮言歸益隆禮貌是用延登右弼仰應中台

寵正文階增陪并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傳說以代言

康王垂拱仰成有公之正色唯賢能俊傑盡其用則

陰陽寒暑得其和外鎮四夷內附百姓非至公不

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丕平其殫乃心無替朕命

純仁自元祐三年四月與呂大防並相四年六

月罷在相位不及一年至是再入相先是劉摯

罷相上復欲用純仁乃出御札以問宰臣呂大防

大防對以進退大臣非臣所敢僭預如所宣示

實允群議遂遣御藥院李倬齎詔書賜茶藥召

純仁赴闕既至入對延和殿遂降是命純仁乞

收還新命上遣御藥張士良賜詔書不許純仁

又辭又不許純仁辭至六七遂就位丁未純仁

既相遂入謝太皇太后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

等同心協力又曰人言相公必先進王覲彭汝

礪如何純仁曰臣方欲薦此二人望陛下早用

之他日又謂純仁曰公父仲淹勸仁宗盡子道

可謂忠臣公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純

仁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陛下獎勸委任

之意然不敢不勉長編初詔知潁昌府范純仁令

乘驛赴闕侍御史楊畏聞將以純仁為右僕射

言純仁去歲帥太原府守邊無狀上下失備西

賊乘之犯麟州蹂踐千里死者數萬人方罷帥

降官名在謫籍而陛下遽命以為相是賞罰不

正而功罪未判也自是連疏不聽或曰畏與蘇

轍俱蜀人前擊劉摯後擊蘇頌皆陰為轍道

地太皇太后覺畏意故復自外召用純仁畏尋

又言轍不可大用云十二月純仁言臣多疾早

衰自叨宰執以來益為職所困竊位將五月輔

政迄無寸長上辜揀求又况受命之始已招彈

擊之言伏望察其至誠退之以禮詔不允

紹聖元年甲戌元祐元年四月癸丑改元

二月丁未李清臣中書侍郎

自資政殿學士守戶部尚書遷正議大夫除

鄧温伯尚書左丞

自端明殿學士守兵部尚書遷右光祿大夫除

清臣中書侍郎制曰朕荷祖宗之休託士民之上夙

夜祇惧不遑康寧顧與共圖天下之治者大臣數人

而已自非明哲俊德望隆一時者孰膺此選哉

具官李清

臣有疏通之才兼碩茂之質高文大冊既已傑出於

儒林崇議閱言固嘗著聞于國論尚處丞轄屢辭政

機朕難重違其情既去思之益至而出臨方面入總

計權皆有顯庸達于朕聽是用加位一等進秩西臺

忠信嘉謨爾之素有酬我知遇于茲發揚往惟欽哉

毋替朕命

温伯尚書左丞制曰朕丕承先猷祇守鴻業永惟四

輔之職實參萬務之機宜得老成以資弼亮

具官鄧業温伯

履純裕學術淵通久躋侍從之華夙掌翰林之任出

更藩牧入位夏卿渴

聞猷於名實是用擢升左轄

二揆臣外正德於百官內協謨于三事仍遷階秩彌

示眷恩為國以賢良佇贊

之益事君盡道無忘密

勿之誠祇服訓言期底于治

清臣首倡紹述温伯和之呂大防時奉使未厚

陵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上即用清臣及温伯

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  
臣尤力編時二人並爲大行太皇太后山陵禮  
儀使 自真定召入未至清臣已除中書侍  
郎權知貢舉溫伯已除尚書左丞權同知貢舉  
上令入內內侍省差使臣宣問三月乙酉廷策  
多士策題清臣所進也門下侍郎蘇轍論之轍  
之奏曰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  
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  
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  
有百世而不變者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

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  
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  
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  
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  
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免雜役  
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  
帝之聖謨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  
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事有失當何世無之  
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後先相濟此則聖  
人之孝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世不用

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彰先帝之失爲詞則大事去矣上以蘇轍奏中引漢武以比先帝聖之失當李清臣因而中之上怒甚轍竟出知汝州呂大防罷相清臣首變元祐之政欲以取相位以門下侍郎蘇轍在上未能遷一日對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轍奏曰陛下卽位宣仁后垂簾之初臣兄方起自謫籍臣亦被召清臣時爲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清臣辭屈乃曰蘇轍嘗以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而轍由此罷黜轍旣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

射惇未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覬覦之心獨當國亟變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惇至清臣旣不得作相遂與惇爲敵事鄧潤甫字溫

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字聖求紹聖初復舊名王安石當國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中書戶房事累遷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閣牋記凡一時大手筆獨倚潤甫焉哲宗時言者論潤甫草蔡確制謂其有定策功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後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除端明殿學士紹聖元年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

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遂拜尚書左丞

三月乙亥呂大防罷相觀文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穎昌府政知永興軍

制曰登賢入輔儼師長于天工均逸出藩密股肱于

王室視內外之用雖異要始終之遇無殊咨爾在廷

聽予施命具官呂大防凝方重之質富將明之才修責難

之恭以致君恢包荒之度以安衆任可大乎賢人之

業期永底乎蒸民之生夙夜百爲憂勞一致改元而

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之久慎

乃經德撫我嘉師與言總覽之初實倚遠猷之助懇

祈避寵難抑能遷是宜躋秘殿隆儒之華兼開府陪

京之寄崇階進秩衍食增田膺乃茂恩欽其舊服於

戲毋忘君憂不同畎畝之人自亮臣忠益厲廟堂之

日惟旣乃義未臻厥休

大防自元祐三年四月拜相四年二月提舉修

神宗皇帝實錄七年兼修神宗皇帝正史至是

年三月罷在相位凡七年初元祐六年五月甲

子延和奏事罷呂大防留身乞退引李德裕論

云姚崇宋璟作相亦不過三年本朝呂夷簡雖

三入然亦不過三年遂出居報恩院後三日宣

押供職如故非雙日特爲垂簾未嘗有此恩禮

也七年十二月大防以疾懇求罷政太皇太后  
宣諭曰主上富於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  
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大防乃不敢請復起視事  
八年七月丁卯太皇太后有疾謂大防等曰公  
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  
問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出喫一  
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是年三月乙  
亥大防罷相初制下知穎昌府後二日改知未  
興軍宣仁上僊充山陵使回乃有是命大防當  
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時位首相踰六年上春秋

旣長大防但專意輔導未嘗建議親政雖宣仁  
聖烈有復辟之志卒不得伸當國日久群怨交  
歸焉及宣仁聖烈始祔廟殿中侍御史來之邵  
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神宗所簡拔  
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  
求去位上亟從之

長編

左正言上官均言大防善

操國柄不畏公議以張耒秦觀浮薄之徒撰次  
國史掩沒先帝盛美以李之純爲御史中丞楊  
畏廩策來之邵皆任諫官御史所彈擊者皆受  
密諭或附會風旨以濟其欲舍人主書誥命給



事主行封駁范祖禹喬執中吳安詩呂希純皆附會好惡隨意上下所繳駁者皆大防所惡所掩蔽者皆大防所愛至隳壞先帝後法官制學校科舉之制士民失業棄神考經畫塞徼要害之地招西戎侵侮之患雖出守藩郡典刑未正左司諫翟恩言近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相與誣竄呂惠卿蔡確乞各正罪犯監察御史周秩言以太母之謙恭盡下以陛下之天縱生知旣逾冠婚之年又已郊見天地大防怙權作姦不能建議復辟而乃盛引王府官爲執政謀爲附

益力援黨與以爲臺諫不避親嫌邀用事中人與同書局令妻室入內希求恩寵未正典刑可特落觀文殿大學士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八月詔應呂大防等未不得引用暮數及赦恩叙復先是曾布獨對言大禮恩宥在近去歲貶謫人不知何以處之上應聲曰莫不可牽復歲月未久亦不可遷徙布曰誠如聖諭蔡確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處吳安厚等十年不與知州軍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至元符元年八月權殿中侍御史鄧綦言呂大防

有子景山見任宣義郎乞依范祖禹等諸子勒  
停例施行詔大防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紹聖  
四年四月乙亥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  
呂大防卒先是大防以光祿卿分司南京安州  
居住會涇原帥呂大忠被召問邊事既對上語  
大忠曰久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  
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過海朕獨處之安州  
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  
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樸實爲人所賣候二三  
年可再相見大忠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惇召

卽詰其對上語大忠盡告之潘适歎曰失言矣  
必爲深悔未幾章惇果建言大防與司馬光同  
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大防旣南行至虔州瑞  
金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爾歸呂氏尚有  
餘種苟在瘴鄉無俱全之理後數日卒旣卒上  
猶問執政曰大防因何至虔州其家後請歸葬  
獨得旨歸上之念大防深矣議者由是知痛貶  
元祐黨人皆非上本意也

丁酉蘇轍罷門下侍郎

自太中大夫依  
前官知汝州

制曰朕以眇躬上承

烈考之緒夙夜祗飭懼無以

不揚休功實賴左右輔弼之丞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為姦言怫於衆聞朕不敢赦具官蘇轍頃被選擢與聞事機義當協恭以輔初政而乃忘體國之義徇習非之私始則密奏以指陳終則宣言而眩聽至引漢武上方先朝欲以窮奢黷武之姿加之經德秉哲之主言而及此心其謂何其鮮東臺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為寬典姑務省循

轍自元祐六年二月除尚書右丞七年五月守門下侍郎是年三月罷執政凡三年先是轍言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

事之意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遠慮故勸陛下復行此事小人取快一

時云

云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

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卽位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願陛下勿輕改奏入不報轍又復言轍旣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溫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以漢武事上比先帝引喻甚失當轍復白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言其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

豈明主乎轍恐趨下殿待罪上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才大畧爲漢七制之主轍果如此稱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歸家亟具奏乞賜屏遂詔以轍爲端明殿學士知汝州權中書舍人吳安詩草制曰文學風節天下所聞擢任大臣本出朕意事有可否固宜指陳而言或過中引義非是朕雖曲爲含忍在爾自亦難安原誠終是愛君薄責尚期改過上批蘇轍引用漢武故

事比擬先帝事體失宜所進入詞語不着事實朕進退大臣非率易也豈義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別撰詞

長編

四月侍御史虞策等言蘇

轍近以論事失當責守汝州而吳安詩命制有風節天下所聞及原誠本於愛君之語命詞乖刺如此質之公議難追典刑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安詩行蘇轍語重輕尚徇於私情褒貶不歸於公議不加黜責何以懲戒詔安詩罷起居郎乙巳侍御史虞策言轍引漢武帝比先朝今止守近郡請遠謫以懲其咎上曰已謫矣可止

也轍既至汝乃以表謝上 同上

四月壬戌章惇左僕射 自資政殿學士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除左正議大

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制曰為政之道無競惟人思得骨鯁挺特之純臣適修彌綸康濟之緒業圖我舊德冠于宗工孚號大廷播告多士 具官章惇 器博以大志剛而明才之所施則酬酢萬變而無窮學之所造則貫通百家而不惑蚤席華間浸登近班自結聖神之知荐躋丞弼之地佑我昭考格于丕平肆予績服之初身任受遺之託定策社稷底寧邦家方政令出於簾帷權柄歸於廊廟善政

良法多所紛更正色危言不憚疆禦十年去國一德保躬雖風波並起於畏途而金石不渝乎素履朕親攬機務緝熙事功悼創業垂統之艱難念繼體守文之怵惕典刑具在績効可稽究觀民情以知利害之實斟酌時變以適增損之宜克昭前人之光實繫良弼之助矧封疆無以懲外侮田里無以安常生四方之休戚壅於上聞群臣之忠邪愆於公議眷求真宰秉我國成是用起爾燕間之中位諸公輔之上超進錄秩寵陪戶封南山巖巖久隆師尹之望赤舄几几行俟衮衣之歸於戲賢能相推而庶官和號令必臧

而下民若如治梓材汝惟丹雘若作和羹汝惟鹽梅  
朕方注意以佇壯猷爾其奮庸以叶朕志修明百度  
率厲庶工期共恢於遠圖尚無替於先烈亟共爾位  
終底厥成

曾布  
詞

是歲四月癸丑改元壬戌章惇拜相先是呂大  
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要純仁同書  
名進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  
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  
純仁遂固求避位大防竟超遷畏爲禮部侍郎  
畏尋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

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卽召畏登對詢畏以先朝  
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能盡知可詳具姓名  
密以聞畏卽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温伯李清  
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密奏萬言具言神宗所  
以建立法度之意乞詔章惇爲宰相上皆嘉納  
之初呂大防旣超遷畏禮部侍郎畏知大防當  
去惇必復用時惇居蘇州畏先託惇之妻姪張  
擴者致意云畏度事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  
逐劉摯梁燾輩又欲并逐大防及轍而二人覺  
之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爲

相公開路者及惇趨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間猥  
自陳述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聞之歎曰楊侍  
郎前日諂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  
信其言六月又遷畏吏部侍郎畏既叛呂大防  
附章惇及李清臣安燾與惇異議勢相侵敵復  
陰附安李而惇徐覺其險詐曾布蔡下又盡以  
平生所爲告惇二年正月右正言張商英言畏  
反覆遂出畏成德軍 章惇拜相制詞翰林學  
士曾布所草也上諭布惇有定策之功不比他  
人故特除左僕射惇方降官布因言惇嘗爲正

大夫而此時未分左右今轉一官卽止遷右似  
未安上令遷左遂以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  
射閏四月乞未章惇入見遂就職內申詔惇提

舉修神宗皇帝實錄國史

長編

紹聖初章惇以宰

相召道過山陽與陳瓘適相遇惇素聞瓘名獨  
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曰計將安出  
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  
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默然未荅瓘復  
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  
將欲施行之序以何事爲先何事當急誰爲君

子誰爲小人諒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略惇復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惇厲色視瓘曰光輔母后獨掌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奸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

於今日爲今日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辭辨淵源議論勁正惇雖迂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瓘共飯而別

此據丁未錄陳瓘傳增入

自宣仁上賓改元紹聖三省首爲上言蔡確新州之寃累經恩赦遂追復右正議大夫尋再追復觀文殿學士贈特進上以章惇定策有功召除尚書左僕射范純仁遂自右僕射出知潁昌府時呂惠卿亦自建州安置復資政殿學士於



是詔黃履爲御史中丞蔡卞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林希爲中書舍人履等交章論呂大防劉摯蘇轍於是大防等皆降授而蘇軾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履等又論梁燾劉安世吳安詩韓川孫升等皆落職降授七月詔司馬光呂公著追所贈并所賜謚誥及神道碑額仍下逐處倒碑磨毀王巖叟所賜官亦行追奪呂大防劉摯蘇轍各分司與梁燾劉安世並居任而范純仁亦追一官以章惇指純仁等爲司馬光黨人故

也十月又以中書舍人林希兼侍讀十二月責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並以散官安置先是祖禹等於元祐中同修神宗實錄上卽位命蔡卞曾布林希同修正史於是蔡卞首謂祖禹等所載多無據依請重加參訂章惇因言其欺誕遂有此責二年正月又詔呂大防追還兩官趙彥若范祖禹陸佃曾肇黃庭堅各降一官八月詔呂大防等未不以恩數叙復九月皇后孟氏廢后之廢實惇迎合于外而內侍郝隨擠於內以故無敢異議者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

惇壞我名節故元符未皇太后復后位號者推  
上遺志而行之也四年二月司馬光追貶清海  
軍節度副使呂公著建武節度副使王巖叟雷  
州別駕趙瞻傅堯俞奪所贈官并韓維盡追致  
仕遺表恩澤范百祿胡宗愈止與二人餘亦追  
之又呂大防劉摯等合三十三人各降斥有差  
河東節度使太師致仕文彥博亦降爲太子太  
保元符元年五月詔劉摯梁燾諸子並勒停又  
詔范祖禹劉安世并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勒停  
未不收叙二年十月吳安詩而下凡三十人責

降有差以回河罰也王回而下二十一人追貶  
各有差俱坐以銀絹遺鄒浩時右正言鄒浩送  
新州羈管同等且致簡叙別故也二年九月監  
察御史常安民論章惇以大臣爲紹述之說實  
假此名以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  
至已甚故凡勸陛下紹述者皆欲託先帝以行  
姦謀謂他事難惑聖慮若聞先帝則易爲感動  
故欲快恩讎陷良善者湏假此以移陛下意至  
引王鳳亂漢林甫亂唐以比惇擅作威福又併  
論蔡京林希惇等積怒合力排陷遂責監滁州

酒稅

同日范純仁罷相

為右正議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京西北路安撫使

制曰謨謀廟堂入則股肱於大政偃息藩翰出則師帥於一方維時宗工引疾辭位均逸近輔敷告在廷

具官范純仁

端良稟於世資樂易成於天性有砥名礪行之志有面折廷爭之風越自累朝寢更華選盪冲人之嗣服適文母之仰成咨于臣鄰付以宥密一踐樞

要再持國均朕恭已紹庭嚮明圖治緝熙緒業追適先猷方有望於弼諧遽固辭於機務重違爾志姑卽厥安增視秩之華名進陪封之寵數式隆體貌何吝眷私於戲諭道經邦嘗在倚毗之地承流宣化勿忘勵翼之心祇服朕言往恭爾位

純仁自元祐八年七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再相不及一年先是純仁自穎昌召還復為右僕射於事無所私隱同列或病之會左僕射呂大防引楊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門下侍郎蘇轍從旁誦其彈文純仁曰不知也純仁由是乞罷政上遣中使諭純仁曰方用宿德大臣更不須入文字必不從所乞又以詔書賜之奏又

上上又遣內侍宣諭又賜以詔純仁請益堅控  
 是上面諭呂大防曰范純仁求去甚堅卿須為  
 朕留不可使去又賜詔書不許純仁復連章固  
 請上不得已遂除純仁觀文殿學士加右正議  
 大夫知潁昌府事陛辭日命坐賜茶慰勞甚渥  
 上曰卿耆德碩望朝廷所倚賴然堅不肯為朕  
 少留卿雖在外兩為宰相凡有所見於時政有  
 可裨益者但入文字言來無事形迹純仁頓首  
 受命遂之任丁未錄上既親政言者爭論垂簾時  
 純仁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寺錄詔以進

且言近聞狂人傳播擬策自云嘗經御覽又臺  
 官章疏或已取用其說甚非陛下尊奉先太后  
 勤勞公正保佑聖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詔以信  
 萬方今妄為詆訐者既多陛下容之則妨聖孝  
 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事得兩便訖不  
 從純仁固求罷而有是命長編 狂人擬策趙  
 紹聖元年七月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  
 光長縱群凶毀訕先帝變亂法度以快不逞之  
 心內范純仁仍首建棄地之議滋養邊患詔純  
 仁特降一官為通議大夫差遣如故初章惇請

責純仁上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為  
 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黨也詔勉從徙知河  
 南府又改陳州二年九月知陳州范純仁落觀  
 文殿大學士知隨州先是范純仁當政時上嘗  
 問貶竄之人殆難終廢純仁前贊曰陛下及此  
 堯舜用心也至是明堂肆赦章惇蔡卞先疏呂  
 大防以下數十人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上  
 奏奏入大忤惇等意詔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  
 廷已行之命故有是責上始亦有意從純仁所  
 奏章惇力主前議遂責之純仁晚年益以天下

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為今  
 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言  
 瓘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後瓘為諫官於蔡京  
 姦狀未著之前極論無一不效故京尤忌畏之  
 得禍最酷終以廢死

丁未錄

閏四月甲申安燾門下侍郎

自觀文殿學士  
右正議大夫除

五月辛亥劉奉世罷簽書樞密院事

為端明殿學士  
真定府路安撫

使兼知  
成德軍

奉世自元祐七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  
 五月罷執政凡二年奉世再乞罷政故有是命

三年九月曾布對上曰元祐中王巖叟凶焰最甚幸死而漏網今存而漏網者莫如劉奉世元祐政事皆以奉世爲謀主此漏網之尤者上笑然之

乙丑尚書左丞鄧潤甫卒

潤甫自紹聖元年二月除尚書左丞是年五月薨于位執政凡三月官至右光祿大夫車駕臨奠輟視朝三日以在職日亡歿及曾掌藩邸牋表特贈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癸未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中大

夫除

布字子宣南豐人幼孤學於其兄鞏熙寧初王安石執政薦之因上書召見論事合意遂除崇政殿說書遷檢正中書六房公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爲可行者呂惠卿曾布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熙寧五年十二月知制誥曾布爲翰林學士初呂惠卿旣除檢正欲布罷職王安石固請留布曰得兩人協濟則臣愚短庶幾寡過上許

之及是又欲留布上曰學士職任高不可為幕  
 屬安石又請留布修中書條例上曰惠卿吏才  
 尤精密不須留布也安石乃已哲宗元祐九年  
 布自高陽徙江寧詔許入覲布言先帝政事當  
 復施行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四月拜翰林學士  
 遂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哲宗新政擢拜同  
 知樞密院事七月布既正謝上面諭以不可雷  
 同布曰臣唯知以赤心不欺事上庶可塞責

紹聖二年

乙亥

十月甲子鄭雍罷尚書右丞

自太中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陳州

雍以元祐七年五月除尚書右丞是年十月罷  
 執政凡三年先是御史中丞黃履御史周秩以  
 雍嘗為宮寮交章論劾內出其章付三省雍亦  
 再疏稱疾乞解機務詔不許會上怒秩言事迎  
 合黜知廣德軍雍復起視事踰年乃去位章惇  
 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燾李清  
 臣與惇爭論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語惇  
 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  
 白上惇遂安議者謂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  
 罷絀長編明年蹇序辰言雍在元祐間與棄地之

謀落資政殿學士元符二年七月辛酉太中大  
夫提舉崇福宮鄭雍卒

甲戌許將尚書左丞自守吏部尚書兼侍讀遷通議大夫除

蔡卞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遷太中大夫除

卞字元度興化軍仙遊人與兄京同舉進士王

安石以子妻之卞有辭辨貌柔順而中險與章

惇安惇締交起史禍以中范祖禹趙彥若黃庭

堅興同文館獄以陷劉摯梁燾劉安世等斥逐

元祐之臣禁錮其子孫時號二蔡二惇云

十一月乙未安燾罷門下侍郎自右正議大夫除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

燾以紹聖元年五月除守門下侍郎至是年十

二月罷再執政踰一年燾舊與章惇相好及同

省執政惇意燾必助已而燾浸多駁議惇憚且

惡之所以排陷燾者無所不至土祠明堂齋于

太廟燾為儀仗使後宮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

燾即具彈奏已而常安民諫劉美人侍祠語尤

訐上大怒欲逐之燾言安民以言為職雖過當

願少寬假惇因是白上曰燾與安民素相表裏

今安民狂妄如此而燾力為救解其意可見也

安民既責燾不自安又與惇爭陳厚獄厚亦坐



責燾遂求去位上從之編長是年十月燾以親年老乞罷政除宮觀差遣留京師時王衆獄將決章惇益肆燾知不敵故求去也上謂韓忠彥曾布曰安燾再三乞宮觀留京師舊無此例布曰此不唯於朝廷事體未安於燾自處似無廉耻既罷政事何顏尚安步列中京師士人大抵不知義理少廉耻上曰燾乃京師人遂降詔諭燾燾奏乞知鄭州以便養親詔從所請同明年蹇序辰言燾元祐中嘗與棄地之謀落觀文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再繳曾布曰陛下嘗言燾在元祐中非丁憂不去位上曰何止此不然幾作相渠附會元祐衆所知濤何以再繳布曰燾在樞密院所更改先朝百餘事皆不當若以此諭之豈敢不奉行

紹聖三年 丙子

正月丙子韓忠彥罷知樞密院事

自太中大夫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

忠彥自元祐四年六月除守尚書左丞七年五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正月罷執政凡七年初紹聖元年七月庚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乞罷不許後六日復故上諭執政曰忠彥無他不

須爾布曰其為人頗近厚在元祐中無過無可  
去之理又言琦勲業後世罕有其比是年正月  
樞密院奏事畢忠彥留身請外徑上馬仍面諭  
曾布以欲得河陽又曰章惇句得一善地遂遷出  
時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對上遽問忠彥已  
遷出又曰忠彥別無事亦不至姦險布曰然已  
而章惇言忠彥處置邊事多可笑上甚駭之忠  
彥請不已乃有是命四年二月觀文殿學士太  
中大夫韓忠彥降充資政殿學士依舊知定州  
先是忠彥自定州改知成都府中書舍人蹇序

辰繳還詞頭言者又論忠彥在西府時主棄地  
之議詔忠彥可特依前太中大夫降充資政殿

學士差遣如故

丁未錄

正月庚戌李清臣罷中書侍郎

自正議大夫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清臣自紹聖元年二月除守中書侍郎至是年

正月罷再執政凡三年先是婦人岳氏遮道叫  
呼誣告清臣謀反岳氏乃澶州娼嘗為清臣姑  
之子田嗣宗外婦三年十一月清臣言近為一  
婦人唐突車駕輒及臣姓名事出非意獄將具  
言者論清臣當罷清臣懼始求去或曰清臣數

與章惇議不合嗣宗獄所由起意本在清臣也  
初議罷清臣不除職惇謂清臣受遺簾前紹聖  
初首復政事當加恩禮上從之嗣宗既伏誅後  
六日而清臣有是命長編八月先是蔡碩女婿文  
康世嘗與碩言劉唐老謂文及甫曰時事中變  
上台當赤族其他執政奉行當梟首從官當  
竄嶺南又言蘇轍范祖禹劉安世等當還為執  
政蓋五月辛未詔榜有幸時事中變之語故唐  
老云云碩既聞康世言遽令康世錄之特示蔡  
京京具以白上或又告唐老與及甫共謀為變

欲誅章惇蔡卞等仍密結嶺南責降元祐人事  
連河南府李清臣等上疑其事時淮南轉運副  
使周秩嘗攻文彥博不入元祐黨三省因請委  
體量得實即付獄十二月資政殿大學士知河  
南府李清臣知成都府始朝廷命周秩密察河  
南變事秩入對上謂曰彼欲盡誅大臣則將置  
朕何地乎蓋疑其不然也時復召呂升卿於河  
北令待命國門俟體究果有實狀即遣如嶺南  
族元祐責降諸人秩尋至河南捕劉唐老等置  
別屋仍辟程公孫專體訪于外公孫素名能刺

人事者也。於是更徙清臣入蜀，秩徐考驗。唐老等實未嘗謀變，而欲誅大臣之語，則有之。乃具奏語，初不及乘輿。上亟詔勿治。唐老等皆釋去。升卿亦還。河北清臣知河南，如故。元符元年七月，先是紹聖初，蔡確母明氏嘗進狀言劉摯有司馬昭之謀，又有副封上三省，而中書寢不行。至是同文獄作，蔡京深探其獄，以為前受明氏告言，隱而不治者，悉當罪之。遂詔清臣落眷政殿太學士，依舊知河南。然明氏狀頃進，呈章惇、安燾、鄭雍俱與黃履，乃白上謂惇、燾、雍俱為有

罪之人，於是上令放罪。丁未錄

二月乙未，故左僕射司馬光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

故正議大夫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

故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

故贈太師申國公

先是元豐末，神宗嘗謂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及公著薨，呂大防奉勅為公著神道一碑，乃首載神宗聖語。上又親題其額，曰：『純誠厚德之碑。』其碑曰：『公著始與司馬光同輔政，於是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策四夷。』」

以疆中國阜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  
本旨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  
而未定其詔墨記言具在可考者如詰青苗之  
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貪散以求利至  
十之七八國失拯救之利而民之責償被筭筆  
者衆興利之敝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他事  
類此者亦與指揮戒用兵之失則曰安南西師  
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  
不輕今無故輒置四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  
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敝則曰更新官制以覈正

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啓侮四方貽譏後世  
可速裁議無致稽延令如舊日中書之比於是  
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  
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楨保甲教  
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砦  
贖亡民以和西戎於是民呼歡鼓舞以爲便而  
沮議者上則大臣下則用事之小吏蓋不可勝  
數司馬光旣卧疾于家公與數人同拯其弊太  
皇太后爲去其異議者而後定自此先帝之善  
政施於無窮其爲下所誤以病民者刪革之而

有緒矣公初與王安石友善後安石秉政爲中丞安石冀其助已公極論其過失由此怨公至以險語中傷而公不屈也至章惇欲起史禍先於日曆時政記刪去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聖語又欲發光公著墓取碑銘毀之上曰何益於國議累日不決是時御史中丞黃履右正言張商英監察御史周秩交章論之十數且請重責大防摯轍等至是章惇乃以履等章疏進呈且曰前後臣僚論列司馬光等罪惡未正典刑及呂大防等罪大罰輕未厭公論事可考據

者凡十九疏遂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謚告追所賜神道碑仍下陝府鄂州各差官許會本縣於逐官墳所拆去碑樓及倒碑磨毀奉敕所撰碑文訖奏時紹聖元年五月也且詔今日以前已行遣責降斥外應其餘一切不問餘者亦勿復言仍具錄前項臣僚章疏降下朝堂出榜曉諭初章惇力請發光公著墓上不許惇退上顧許將曰卿獨無言何也將對曰臣以爲發人之墓非盛德事上曰朕意正如此然至是猶毀碑樓磨神道碑追賜額俱勉從惇也會

布密啓請罷毀碑事疏入不報丁未○四年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更法度肆造邪誣偶緣已死未正典刑尚且優以恩數及其子孫親屬使後世亂臣賊子何以懲艾光遂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公著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光與公著制詞皆葉濤所草也三月奉聖旨司馬光呂公著所得恩例並行追奪監察御史周秩言公著除司空平章軍國事竊緣朝廷先以太師文彥博爲光所引旣召而來諫官言其姦邪不可輔政朝廷乃以平章

軍國重事處之止於重事稍奪其權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無大小皆得平章名雖亞於彥博權則過之實兼三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職自國朝以來雖有大功如趙普王旦命以此職未有敢當之者而公著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呂大防劉摯蘇轍皆公著所引爲國大姦遂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官謚及所賜神道碑長編始曾布在翰林章惇爲布言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等付兩制議用盧多遜例又令史院檢多遜及丁謂李迪故事旣進呈而上不

許乃已惇又請發冢劉棺上堅不許及是竟從  
惇請追贈官謚告并所賜神道碑額蓋弔勉從  
之時光與公著既追貶趙瞻傅堯俞奪所贈官  
并韓維盡追致仕遺表恩澤孫固范百祿胡宗  
愈止與二人餘亦追之初章惇議追光等恩數  
曾布曰惡惡止其身不若更追削之惇曰何益  
削其恩乃實事布曰雖快意第恐例不可開其  
後邢恕又謂章惇曰司馬光亦疑太后有廢立  
事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晏駕是月二十日  
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光送別謂祖禹曰方今主

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宣訓北齊婁太后宮名  
也婁太后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恕為此語觀  
以實宣仁徐邸之謗先有是說使天下必信之  
方祖禹赴召時神宗猶在御光安得有主少國  
疑之語也然惇得恕語卽爲奇貨遂又追貶光  
朱崖司戶參軍公著昌化軍司戶參軍惇謂退  
黜元豐大臣改變熙寧法度光不解此公著素  
有家風教之也丁未錄元符三年五月光追復太  
子少保徽宗崇寧元年正月勅司馬光肆爲詆  
誣妄議宗廟已行之法度靡不變更所進之人



才靡不斥逐追降右正議大夫二年四月御史  
中丞言景靈西宮二殿繪像臣僚有元祐之臣  
嘗得罪於二聖者欲望令有司刪削詔呂大防  
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並  
除去欽宗卽位靖康元年正月追贈光太師三  
月臣僚言光之後再絕乞奏其見有曾孫使之  
世祿不絕有姪華州鄭縣丞司馬朴亦乞改除  
以稱朝廷褒顯之意奉聖旨除同判西京國子  
監五月請別差官刊修神宗實錄司馬光配饗  
哲宗廟廷二年三月詔司馬光孤遺月賜錢米

紹興八年正月詔曾孫伋特授右承務郎徽宗  
皇子生公著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朝復降左光  
祿大夫指公著爲姦黨首惡始置元祐黨籍刻  
石文德殿及尚書省又頒其書天下立石於監  
司郡守廳事其後徽宗因災異感悟毀石刻除  
黨禁復公著銀青光祿大夫建炎四年追復司  
空同平章軍國事贈太師晉國公謚正獻

同日故端明殿學士王巖叟追貶雷州別駕

初贈左正議大夫

初紹聖元年五月三省言同司馬光奉勅王巖  
叟所贈官亦行追奪是年二月勅左朝奉郎王

巖叟資險狡之智而濟以敢為挾凶邪之權而為之死黨厚誣先烈愚弄朕躬變法度於已孚  
 齊勲勞於必死可追貶雷州別駕追遺表恩例  
 元符元年七月蔡京奏文及甫獄具劉摯王巖  
 叟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子孫並勒停三年五  
 月降寧遠軍節度行軍司馬王巖叟追復朝奉  
 郎崇寧元年正月繳納元追復告紹興元年賜

謚恭簡褒貶錄

癸未前宰相呂大防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

自降授中大夫守光祿卿  
分司南京安州居仁責授

初紹聖元年十二月三省進呈前後實錄院取  
 會到詆誣漏落意欲掩覆先烈應提舉以下官  
 各行貶責故大防自降授左正議大夫行秘書  
 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特降授中大夫守光祿  
 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是年二月章惇言司馬  
 光等已追貶而呂大防劉摯梁燾等亦宜量罪  
 示罰凡三十七人皆貶大防遂責授舒州團練  
 副使循州安置大防等責詞皆葉濤所草也初  
 呂大忠既以所得于上大防可復相見之語告  
 章惇因為通判潘适具言适歎曰公失言矣必

爲深悔大忠尋辭加職請納職名量移大防不許於是大防再責循州或曰循州責上語實激之蓋章惇等疑上意復欲進用元祐人故也四月虔州申大防卒元符三年五月追復光祿大夫崇寧元年復降授太中大夫建炎四年詔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堂國勢奠安四夷順服而遭罹貶斥未獲昭雪可速行褒贈詔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贈太師追封宣國公呂大防特追復左光祿大夫贈謚正愍

褒貶錄

前宰相劉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自降授左朝議

大夫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責授

初紹聖元年五月臣僚言劉摯昨爲言官引王

巖叟朱光庭劉安世等論變法於下司馬光呂

公著行之於上摯爲罪首合正典刑摯遂自觀

文殿學士左太中大夫知青州落職降授左朝

議大夫知黃州未幾三省言臣寮前後論列劉

摯姦惡罪大責輕乞正典刑遂罷知黃州試光

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是年二月責授鼎州

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四年十二月劉摯卒于新

州先是蔡京安惇共置文及甫并尚洙所告事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上怒稍怠然京惇極力煅煉不少置已而梁燾先卒于化州後七日摯亦卒于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二月朝廷乃聞摯死不許歸葬家屬令於英州居住其五月獄乃罷元符元年二月詔差河北運副呂升卿河南提舉董必並爲廣南西路察訪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升卿及必使嶺外謀盡殺元祐黨人時劉摯梁燾已前死朝廷猶未知也後因曾布奏事言升卿

必皆不可遣詔呂升卿差充察訪指揮更不施行董必自東路改使西路編元符元年七月蔡京奏文及甫獄具勅劉摯王巖叟等子孫並勒

停三年五月追復中大夫十二月京東諸司奏

伏見故宰相劉摯自嶺外亡歿近得朝旨歸葬

乞朝廷追恤勅特依宰臣恩例崇寧元年正月

復降朝請大夫建炎三年正月追復觀文殿太

學士贈通議大夫紹興元年八月特贈少師十

月賜謚忠肅六年正月特贈太師究國公褒賤錄

前門下侍郎蘇轍青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自降授左朝議

大夫守少府監分司  
南京筠州居住責授

初紹聖元年三月轍以引漢武上方先朝遂自  
門下侍郎出知汝州四月勅知汝州蘇轍如汝  
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之術託於文學驚愚惑  
衆轍昔以賢良方正對策于廷專斥上躬有司  
言轍懷姦不忠如漢谷永宜從罷斥我仁祖優  
容特命以官在神考時獻書縱言時事召見諏  
訪更預討論與軾大倡醜言未嘗加罪仰惟三  
聖厚恩宜何以報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  
路使詆見朝反以君父為仇無復臣子之義在

大防中分國柄罔上則合謀取勝徇私則立黨  
相傾云可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五月以

御史諫官列章交上再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

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是年二月勅蘇轍操

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兄軾共

為詆欺晚同相光協比險惡造無根之詞以欺

世聚不逞之黨以蔽朝謂邪說為謹言指善政

為苛法云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元符

三年正月移永州安置四月收叙士大夫失職

者授濠州團練使岳州居住九月詔還故秩復

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任便居住  
崇寧元年正月勅蘇轍更不復職名大觀二年  
五月降授朝請大夫罷宮觀政和二年九月復  
太中大夫致仕十二月追復端明殿學士特贈  
宣奉大夫淳熙元年七月禮部尚書趙雄請賜  
謚勅特謚文定

前資政殿學士梁燾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

自降左中

散大夫守少府監分司南京鄂州居住責授

燾自紹聖元年六月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  
鄂州落職降中散大夫知鄂州三年八月三省

同奉聖旨燾等緣為執政官罷政所得恩例及  
舉官並罷更不施行是年二月勅左中散大夫  
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鄂州居住梁燾責授雷  
州別駕化州安置四年十一月燾卒於化州諸  
子援呂大防例乞歸葬不許家屬尋徙昭州元  
符三年五月追復左中散大夫崇寧元年正月  
復降朝奉大夫紹興二年七月追復資政殿學  
士太中大夫

前宰相范純仁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未州安置自降

授通議大夫知隨州責授

純仁自紹聖元年三月罷相授右正議大夫充  
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六月以純仁首建棄  
地之議特降授通議大夫差遣如故二年九月  
自知陳州落職依前官知隨州是年二月勅純  
仁立異以邀名匿情而趨利始議稱親則造誣  
於英祖晚言變法則歸過於先朝欺君以助邪  
謀棄地以開邊隙遂尸宰輔乃復朋姦忘未正  
之典刑沮已行之命令云云可責授武安軍節  
度副使未州安置元符三年正月收叙士大夫  
失職者復左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

居住六月復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許歸潁昌府七月特授充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一宮使仍詔疾速赴闕崇寧元年十二月三  
省同奉聖旨范純仁不應謚忠宣定議覆議官  
罰銅十斤其范純仁神道碑令磨毀建炎四年  
十二月詔褒贈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故觀文  
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范純仁特贈太師追封  
許國公各給還元謚應合得恩例並各依元任  
官職給還紹興二年七月廣東運判范正國言  
乞給還父純仁御書世濟忠直之碑為神道碑

額詔依

前端明殿學士劉奉世落職分司南京柳州居住自

明殿學士知成都府落職前中大夫行光祿卿

奉世自紹聖元年五月自簽書樞密院事除端

明殿學士知真定府是年二月自知成都府落

職依前中大夫行光祿卿分司南京柳州居住

十一月臣寮言奉世當元祐間先合劉摯陰為

謀主傾害策立顧命大臣有不利宗社之意摯

既去即附呂大防蘇轍內交陳衍相為表裏遂

登政府宣仁寢疾之際姦謀逆計皆奉世與大

防蘇轍通同其惡不在二人之下奉世遂責授

隰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元符三年正月復左

朝議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光州居住四月

收叙士大夫失職者復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

宮許歸陳州五月復端明殿學士依前官知定

州尋知大名府崇寧元年正月勅應元祐并元

符末今來責降人蘇轍等五十四人令三省籍

記姓名內劉奉世永不與在京差遣五月臣寮

言今元祐得罪之大者惟奉世以前執政恩禮

自處甚失天下之望奉勅端明殿學士知鄆州



劉奉世落職依前中大夫知徐州十月臣寮上  
言元祐之初共成黨與變壞法度等人朝廷近  
已施行所有元符之末共成黨與變更法度復  
爲元祐之人伏望詳酌施行奉勅知徐州劉奉  
世提舉西京崇福宮沂州居住其餘呂希純龔  
原等二十七人各與宮觀隨州居住政和三年  
九月除端明殿學士致仕

前資政殿學士致仕韓維落職特授左朝議大夫致

仕前以太子少師致仕

初紹聖元年六月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

馬光變亂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內范純仁首建  
棄地之議已特降授韓維致仕特置不問是年  
四月勅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韓維首  
贊邪謀厚誣先烈落職降授左朝議大夫致仕  
四年五月勅降授左朝議大夫致仕韓維以先  
帝東宮舊臣在元豐末朝朋附司馬光最爲盡  
力比觀舊奏益見姦心密陳邪說則專達廉帷  
曲致謝章則顯遺君上遂責授崇信軍節度副  
使依舊致仕均州居住其子韓宗儒等奏臣父  
維元祐之初雖蒙朝廷擢用至論國事與司馬

光數有異同及奏論梁維簡遷授不當備位政  
 府纔及一年兩月蒙賜罷絀自後不復預朝廷  
 議論以致仕歸老臣父維見年八十一素多疾  
 病各願納在身官爵乞去不田里許之元符元年  
 五月上幸睿成宮詔韓維特復左朝議大夫致  
 仕維尋卒年八十二三年五月追復資政殿太  
 學士太子太傅崇寧元年正月勅韓維係神宗  
 潛邸人所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

甲申前太師致仕文彥博降授太子少保致仕

落河東節

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  
 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路國公

初紹聖元年六月臣寮言彥博受國厚恩不思  
 報効詆毀政事怨疾先朝又言彥博背負國恩  
 伏請檢詳本末推考是非詔彥博年及耄期四  
 朝舊相先帝待遇恩禮至厚宜加濶畧以優老  
 臣特置不問四年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  
 倡為姦謀詆毀先帝偶緣已死未正典刑至於  
 告老之人亦宜少示懲沮奉勅文彥博備公卿  
 於三朝更將相者四紀起於閭里退居之中付  
 以軍國平章之重以理財裕民之政為暴刻箕  
 歛之科以經武斥地之勲為寇攘草竊之計遂

自太師致仕落河東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大原尹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其子文當昨緣彥博致仕授五臺主簿可追奪閏二月勅彥博諸子並令解官侍養四年五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潞國公致仕文彥博卒上特輟朝一日後數日樞密院奏事上顧曾布曰彥博已死布曰老而不死終被謫命乃卽世上曰此人極不佳布曰臣常以爲背負先帝莫如此人元祐中年已八十一此時但能不来足以保富貴旣不免来又附會如此上曰非止附會語斥先朝甚不遜布

曰如悔過還生之類殆非臣子之所宜言元符三年五月勅嗣位五月三下恩書放流竄逐係踵生還尚念故老元臣嘗位丞弼或奪爵身後或隕命貶中霈澤之行豈限存歿時彥博已卒遂追復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潞國公崇寧元年正月復追降太子太保餘如故政和四年四月御筆比覽神考元豐中訓語及得故臣之子韓粹彥文及甫所奏明其父功審問至和嘉祐援立定策之勲彥博可除罪籍復舊官與所得恩澤仍與

付國史院記載其實以為盡忠任職之勸可追  
 贈太子太保五月又追復太師五年七月彥博  
 之子維申以彥博嘉祐中定策之功與神宗褒  
 詔來上特賜謚恭烈六年正月上以文彥博被  
 遇四朝定儲首議其子維申可除直祕閣知陝  
 州八年正月改謚忠烈

故左僕射王珪追貶萬安軍司戶

故金紫光祿大夫  
贈太師四月丁未

附見

初上之嗣位邢恕蔡確自謂有定策功既而確  
 死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其後恕帥中山會

高遵裕子士京為西京第七副將士京庸暗怨  
 一日置酒從容誘士京以官爵謂王珪為相時  
 欲立徐王遣其兄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士充  
 時已亡恕因令王棫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  
 得罪士京遂轉皇城副使而棫亦得供備庫使  
 士京後亦恨章惇不進用屢欲自陳其實元  
 符末遵裕幼子高士育始上書明其事之非  
 錄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  
 黃履奏訪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議皇子就傳建  
 儲事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當

預蔡確章惇聞之對衆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  
 云上自有子珪惇乃宣言於衆其事遂定臣又  
 聞王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士充傳達語言  
 陛下以槐位處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感微  
 疾而珪已懷二心是年二月給事中葉祖洽論  
 珪遲疑顧望乞正珪之罪詔珪遺表恩例並行  
 追奪其子孫次遠監當差遣仍未不住近京路  
 分所賜宅拘收入官曾布又嘗自叙云三省先  
 論司馬光等陰謀廢立故不逾兩旬再行追貶  
 相繼竄呂大防等於是又發揚王珪觀望以明

定策之功追貶王珪其意初不在蔡確特借此  
 以感動上耳林希亦語布曰貶竄者未足道但  
 設此言以離間宣仁使上於宣仁不能無疑  
 致其骨肉間有芥蒂此尤為可憤長編

閏二月壬寅曾布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遷  
太中大夫除

林希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知制  
誥遷太中大夫

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林章惇制詞極其  
 稱羨望惇用為同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

密院於是又遷布知樞密院樞密故事日得獨對  
 惇疑布更引希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為布

所誘亦背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編時章惇爲相斥逐元祐臣寮士心不附布說請辟致名士如陳瓘黃廷堅悉羅致之會哲宗升遐欽聖憲肅皇后召宰執問誰可當立布奏惟太后令惇由是得罪布遂繼惇爲相事紹聖三年正月先是上諭曾布三省欲降旨行北郊禮布曰陛下繼志述事此乃所以伸先帝之志猷天下之異議有識之士聞之必相與慶翌日同進呈布因言臣累奏云前日衆說不同臣嘗奏以爲廢先王之典禮屈先帝之正論徇流俗之

常情伸元祐之邪說惇曰此四句可謂盡矣四年十一月曾布言敕榜中有幸時事中變之語邢恕亦以爲緣此語引惹劉唐老等謗訕陛下在上朝廷清明時事安得中變此非詔令之語也希亦曰如紹聖之變元祐乃爲變安得有此上又曰只恐元祐人復用布曰陛下在上則元祐之人安有復用之理元符二年十二月先是上諭曾布曰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高遵惠再檢見元祐有疏論罷吏祿以爲先帝法度不問是非一切欲改此大臣有私意於其間

不可不察又規切太母曰不可致怨天下此極  
不可得布曰當時敢出此語誠衆人所難陛下  
累欲召遵惠若爾尤不可不召未幾遵惠卒希  
字子中福州人先是元祐中除希中書舍人爲孫  
升劉摯諸御史所論出知蘇州至是章惇入相  
思其心於元祐故臣命詞掖當求以爲元祐敵  
者乃進希寶文閣直學士自亳社易知成都希  
旣過闕惇首卜其所向果怨元祐者卽白留希  
爲中書舍人遂就職十月中書舍人林希兼侍  
讀初章惇請以林希除侍讀上不許惇力請之

以爲希命詞宣力爲多上雖黽勉從惇然殊不

樂

丁未錄

希又修神宗國史時方推明紹述盡黜

元祐群臣自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書命皆  
希爲之初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  
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  
之或曰希可遂下遷中書舍人惇仍許以爲同  
執政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  
遷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希怨  
惇不引爲同省執政遂背惇上又云林旦在元  
祐中有詆毀先朝文字獨不曾行遣以希故也

布曰近日程頤編管恕以為謀出於希蓋恕本  
 願門人忌其來因以傾之上曰此是衆論非獨  
 出於希然希亦曾云編管却不妨布曰臣在史  
 院見蔡卞云有文字擊鄧綰云綰事王安石互  
 薦其心病子雱舍居婿蔡卞卞失色云乃以此  
 見目此亦是及先朝事然其所陳乃與先帝所  
 批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之語無異但語侵卞大  
 惡卞亦不得不怒蔡氏兄弟與希相失亦以此

也

蔡遊王珪門下又與章惇相得

同日許將中書侍郎

自守尚書左丞遷正議大夫除

蔡卞尚書左丞

自守中大夫守尚右丞除

黃履尚書右丞

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將等既解見任執政官並依舊在職以待新命  
 上諭曾布及將卞曰此叙遷而已元祐以來須

三入劄子故事無此更不須再入布等皆奉詔

長紹聖三年九月曾布因言蔡卞最陰巧而章

惇輕率以相媚悅故多為其所誤凡惇所主張

人物多出於卞至議論之際惇邈然如自己出

而卞噤不啓口此亦陛下所見也上笑曰多為

其所使十二月曾布又言章惇聰明臨事不敢



固執易以理屈許將心亦嚮正臣有見聞皆可與之論辨唯卞陰險儉邪不易爲善但知營私立黨而已四年四月初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荆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言於是校書郎陳瓘謁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惇大怒召自面罵之章蔡由是不咸陳瓘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推尊安石而擠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通鑑板瓘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

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瓘曰此豈神考親製耶瓘曰誰言其非也又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林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乃密令學中置版高閣不敢復議毀矣瓘又嘗爲別試主文林自復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吾荆公之學卞旣積怒謀將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瓘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

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  
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譎則勢必相  
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  
快目前也此據丁未錄九月御札權吏部尚書  
兼侍讀邢恕爲御史中丞章惇實啓上也恕嘗  
謂惇有定策功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知  
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改蔡卞乞用安惇上  
不許時惇與卞已不成恕卽上疏論朋黨便欲  
威福與奪皆自己出云元符元年三月曾布  
言蔡京與章惇相失亦因京卞有兄弟並進之

釁而惇昌言在人云自三代以來無此故事故  
京深怨之二年二月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  
祐人衆論皆謂過當然此豈爲詆訾先朝大抵  
多報私怨耳惇卞初相得故惇於卞言無不聽  
及與卞相失則卞多持其所短故惇畏之不敢  
不從但陪笑而已衆莫不笑之今朝廷政事一  
出於卞惇無敢違者上曰蔡京尤與惇不足布  
曰惇於蔡氏兄弟無不畏者近頗欲屈意求和  
於京而京不爲之屈衆尤哂之宰相每以義理  
處事何畏之有惇短處多故不能彈壓衆人人

皆不畏之而未免畏人也五月曾布言大約今日士人皆分隸惇下門下奔競好進之士不趨惇則趨卞然惇性踈率多爲卞所窺雖與卞相失然極畏卞臣嘗問惇諸處闕官不除人惇曰纔除一人又云是元祐黨或有何罪惡以此不能除得其意蓋指卞也然惇卞各有所偏故是非無以相勝八月曾布因言近歲姦愷之立朝者多以元豐之法爲不可改一有議論及此則指以爲異意欲以羅織善類又或挾此以遂其私意近科詔下有司檢近例欲以國子監解額

許開封府舉人就試衆皆以爲未便獨蔡卞堅執元豐七年先朝已罷不可改同列自章惇而下論議數四終莫能奪惇歎曰此豈先帝所爲此時正是卞及舒亶朱服輩力主此議耳聞者莫不然之旣而諫官鄒浩三章極論上亦以元豐已罷拒之蓋先入之言也卞自此專政意甚於前矣十月上又曰蔡京與卞果不相得布曰此衆所共知方天若與京甚密而卞不甚與之劉拯與卞甚密而京亦不喜拯此可見大略大抵因娣姒不相能又爭入政府先後以此彌不

足上曰兄弟間乃如此惇下面相毀訾甚峻惇多以言語傷人布曰惇性暴率多輕發下則陰巧能窺伺其所短故下多勝惇多屈必無所逃聖鑒布曰下與惇皆有黨而下之黨爲多惇之黨衰下之黨盛故衆皆畏下而惇亦畏之謂下爲不立黨尤不可也三年三月樞密院奏事曾布獨留布因言陛下知章惇蔡卞近來相失每更相猜貳議論之際互相觀望以至差除不能僉諧往往列二三人取決聖斷上曰何爲若此相失布曰大約皆謀身而已昔相朋比今相疑

忌莫非爲私計未嘗志於國事大抵積小事遂成釁隙而惇尤疑蔡京以其在經筵時時造膝陰有所中傷上曰惇深不樂京布曰京兄弟氣燄人無不畏之者惇以引蔡肇安師文爲京等所指目深恐中其讒間蔡京在經筵下在政府兩人窺伺而交攻之惇不得不懼以此於議事但容默而已上曰京與惇何以相失布因言其故上曰惇性輕率布曰惇雖輕率議論亦多平直下之巧難測願陛下更加審詳上微笑而已上又問兩人曲直如何布曰引常立鄭居中則

曲在下引劉正夫則曲在惇然下之黨與其甚盛  
氣 畏邢恕安惇輩皆重足一迹惇以此尤  
畏之也 初惇與下相悅每事聽信凡所

引上殿人多下門下士外議極以爲不平上曰  
須是易下於西府勿令預其事乃可布曰惇以  
先朝定策受遺陛下初親政事卽擢作相然臣  
自初秉政卽曾開陳以謂惇初相便逐彭汝礪  
用朱服蹇序辰以此失天下人心然皆爲下所  
誤又下之薦常立立蹤跡敗露如此陛下若早  
賜移易不唯有補政事亦可以保全章惇上深

欣納布因言常立事衆怒益深其後下等果作  
訴理之事仇布而懼訴理之 禍者七百餘人

訖於布之家流離破散而下等報復之意猶未

快也丁未錄 履字安中邵武軍人元符二年五月

以進築西安城除通議大夫

元符元年戊寅 五年六月戊寅朔改元

四月壬辰林希罷同知樞密院事知亳州

希自紹聖四年閏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

年四月罷執政凡一年希與御史中丞邢恕同

責希坐私積怨憤密較口語回互輕重志在中

傷而怒陰懷怨憎揚言排擊妄意希進故並黜  
之或曰怒爲中丞惇實薦之布亦有力焉而布  
與惇異數毀短惇每上殿移時不下惇固疑之  
矣始惇置希西府蓋疑布間已故使希察布而  
希卒爲布所誘遂叛惇惇乃因蘇駟事并逐希  
怒布雖數爲希解然訖不御史蔡蹈凡四章論  
林希曰臣伏見希天資傾邪詭躁褊急競利爭  
進無大臣體諂事王珪最爲親密珪前後薦論  
凡累數十先帝知其姦邪終不信用先帝棄天  
下未久黨附韓縝浸有超擢縝出復事呂大防蘇

轍及交通梁燾

燾亦

傾心結納嘗引希以自代知

潤州

日因籍河渠事

書

大防尋除天章閣待

制由此巧計得行遂積顯要以至今日三年十  
一月右正言陳祐言竊聞資政殿學士通議大  
夫知大名府林希以黨附權要託意詞命陷害  
元祐臣寮呂大防等希天資險躁挾文章小技  
以濟姦惡紹聖初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過闕朝見留爲中書舍人衆謂下遷非希本意  
而希志在附會得之欣然所草呂大防責詞皆  
務求合章惇之意肆言醜詆至有老姦擅國之

語蘇轍嘉祐中廷試賢良仁祖嘉納而希言轍對策之時已有異志文及甫造為劉摯甘心快意之事亦希有以啓之具載制詞可以考見小臣乘時射利無復公心其後歲餘果躋樞要侍御史中丞豐稷亦奏希助悖為惡布在王言掩仁德政之明蔽末泰知人之鑑詔希降充端明殿學士以太中大夫知揚州建中元年二月右司諫陳祐言知揚州林希到任謝表猶復云云乞正其罪時三省言希表文飾已過歸咎于君當與一小郡遂詔希知舒州尋卒追贈資政

殿大學士謚曰文節

元符二年己卯

閏九月辛巳黃履罷尚書右丞

自通議大夫授本官知亳州

履坐議論迂濶朋俗懷姦動搖國政命令已出

有後言而有是責 鄒浩之竄新州履言浩

以陛下所自拔擢平昔優獎之故遂敢犯逆鱗

而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孰敢為陛下論得失

乎上愕然曰卿言甚有本末朕當徐思之履退

遂降責命履是日留身奏事有四劄子置御榻

上曾布再對上語笑如常晚歸西府聞履罷政

然未知其詳履亦未之知也履既貶上諭布曰  
履有四劄子救鄒浩當時不言既已奉行乃如  
此必爲人所使是年二月甲戌朔尚書右丞黃  
履乞罷政上封還表章及宣押翌日曾布曰履  
立朝不爲無補同列初以不曉事忽之既發明  
言悖放罪等事遂頗知敬畏上曰履忠實可謂  
君子布曰陛下旌別人才如此乃士大夫之福  
若履者真善人君子也再遣使宣押履復位如  
故至是始罷是歲三月先是管勾剩員所蕭世  
京在元祐中嘗上書言先朝青苗免役法便民

可以久行疏奏留中不報至是上出其疏乃擢  
爲吏部員外郎權提舉鳳路常平張行亦元祐  
中奏疏乞復行免役凡四十餘章前已擢使一  
路至是又遷爲戶部員外郎初權禮部尚書蹇  
辰辰請將六曹諸司元豐八年以來應更改法  
度言涉附會譏訕文書盡數檢閱隨事編類並  
著所任官姓名具冊申納三省宣德郎李積中  
請選官應先帝法度政事遭元祐變毀者取會  
其事因何人申請乞廢因何人勘當而罷各開  
當職官姓名及謗訕之語若情不可恕卽重加



貶責序辰及積中先有是言三省不行踰半年  
 矣蹇序辰既貶四年七月又復檢舉降詔申明  
 序辰之言如有盜匿棄毀增減隱落及漏泄者  
 罪賞並依編類章疏曾布為三省意欲有所羅

織故也 長編



